

苦夏乐夏

文 / 管弢

茄山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住在石库门楼里的人最怕就是过夏天了，苍蝇蚊子蟑螂老鼠还是小事，关键是人。

石库门楼房原本是按照一家人独用设计个，现在要分界四五家合用，每一间房就是一户人家，更有厢房用三夹板一隔，就住进去两户人家个。一到夏天，七八平方米个房间里满满当当是人，看看就热煞人，更何况有电风扇个人家也少之又少，更甭讲空调了，大多数人压根就没听说过。

石库门房子外观漂亮，厢房、客堂相当规整，阳台也蛮有情调，但转角个亭子间不仅房间小，而且朝向非北即西，一到天热，界火辣辣个太阳晒一整天，太阳落山以后摸摸台子烫手、摸摸床板还是烫手……简直就是一个“烤箱”。因此，傍晚时分，家家佻要用冷水擦桌椅、席子、地板……希望靠水个蒸发带走暑热，为夜晚增添一点凉意。

石库门里弄也分老和新，划分标准是有无卫生设施，当时就算是新式石库门，卫生设施也是几家人家合用。一到夏天，洗澡是一大难题。太阳还没有落山，小囡就被抱到弄堂里，放进澡盆，洗澡顺带玩水。其他人依次烧好热水，一家人见缝插针轮流到房间里洗。洗前端热水洗后倒脏水，楼上楼下一趟趟跑，刚洗完澡又是一身汗，只好自我安慰“已经洗过浴了”。

有男同胞图省事，直接立辣天井角落里，拎一桶水朝身浪向冲，再

用毛巾揩干就搞定了。搞笑个是，一边揩一边还能和灶披间烧饭个人“茄山河”，这种“奇观”现在基本浪看勿到了。

石库门楼里只要屋内有人，房门一定是不关个，就为了享受那一丝或许有个穿堂风。房门口齐眼高处用小花布遮一遮，保护一丝丝隐私。条件好一眼个人家会用木条搭一个框，当中蒙一块花布，算是“豪华版”门挡。勿过“豪华版”门挡虽然好看，但开门时一定要注意门外情况，否则不经意向外一推，可能会听到“哇唧唧、阿哟哇”个“交响曲”，人摔了，菜翻了……酿成一场悲剧。

一般到下午四点钟以后，就有人把洗澡水倒在弄堂个水泥地上降温，由此拉开弄堂乘风凉个序幕。一歇歇，各种躺椅、板凳、折叠床陆续被拿出来，抢占中意个地盘。屋小人多又比较放得开个家庭，直接就把小台子摆到弄堂里，一家人围坐吃夜饭，一边吃一边还可以同熟人打招呼、聊天。更有一些喜欢轧闹猛个朋友，端着一碗饭，从东家串到西家，从弄堂一头吃到另一头，这家坐坐伊家蹭蹭，好不热闹。

夜饭吃好，饭桌改牌桌，躺椅并排排好，乘风凉大戏正式开演。被酷暑折磨了一天，人们乘着晚凉，歇一歇，喘口气。可以讲，乘风凉是石库门夏夜个一道风景线。

说起来，石库门乘风凉还有一点联欢会个特质：有人气，有铺垫，有高潮，有余韵，还有一些美丽个意外。有人甩开膀子大打“大怪路子”；有人慢条斯理下象棋；

还有小朋友四人一组大战飞行棋；更有端着收音机听单田芳说评书个“独立大队”；但绝大多数乘风凉群众还是望着星空，轻声说笑……反正青菜萝卜各取所好，有团体活动个热闹，也有独自一人天马行空个惬意。记得当时街道里还会不定时间安排人来给小朋友讲故事，在小朋友心中就仿佛过节，大家早早在约定地点用凳子排队抢位。当夜幕降临星光闪烁时，故事正式开场，《一双绣花鞋》《海底两万里》……都是乘风凉个意外收获。后来有了弄堂电视机，大家都被这个小黑盒吸引。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前面人坐小板凳，后面人坐大方凳，再往后只好站着看，最后一排个索性站到凳子上……人挤人，人挨人，电视节目好看，可也缺少了乘风凉最初追求凉快个本意。

夜渐深，凉风徐徐，小囡多半辣折叠床上睡着了，家长摇蒲扇赶蚊子，半梦半醒；听半导体个老人呼噜声和评书声齐鸣；“大怪路子”队一半被抓了衣服，一半脸上贴了纸条……乘风凉到了余韵环绕阶段，千万不要以为此时已是心静自然凉了，大声谈笑改成了窃窃私语，许多对弄堂恋人个故事都是这样起头个。

乘风凉本身是快乐个。一天个酷暑、疲劳、紧张、窘迫，到了夜里，竟然像天上云彩般消散，人们变得轻松起来，而这一切都依赖一个平台——弄堂里乘风凉。

苦夏，漫长，愁闷；乐夏，短暂，惬意。

闲话闲画



吃煞勿胖是福气

图文 / 沈一珠

想起从前小辰光，肉饼浪向蒸只蛋；煤球炉边骨牌凳，有滋有味一顿饭。

吃煞勿胖是福气。从小欢喜吃肉，偏偏人长得细骨伶仃，男住辣阿拉隔壁头个胖阿姨讲起来，叫“吃煞勿胖长煞勿大”。

有两样末事顶欢喜。

一样是肉饼子蒸蛋，总记得伊个辰光爷娘上班去了，中饭事先准备好。煤球炉子浪向一只钢盅镬子，顶顶常见个是一碗白饭一碗肉饼子。夹精夹油个夹心肉买来，斩成肉糜，摆酱油、盐、糖还有葱花，充分搅拌后，隔水煮熟。然后温了炉子浪向。

吃辰光到了，镬子盖头一开，奇香无比。肉饼吃脱了，最后一点点肉肉也是好末事，饭倒进去淘一淘，弃界浪当佻吃下去，一粒饭米掺一滴猪油佻勿浪费。

还有一样是大排骨。从小到大吃食堂，一块大排骨从一角八分吃到一块八角，味道总归勿变：一块块拍松后又着过泥个大排，辣汤汤水水里浸辣海，味道佻进去了。还记得住辣隔壁头个辣食堂里做生活个胖阿姨，每趟看到我排到窗口，一边笑着叫一声嫩姑娘，一边认真真拣一块大眼个摆辣我碗里。

前两天去一家建材商店买涂料，正辣挑挑拣拣辰光，只觉着身后一股奇香袅袅而来，吸一口气问：今朝小菜阿是有蒸肉饼子？

老板既没摆牢，笑了。

【沪语解释】

肉饼子：蒸肉糜。
吃煞勿胖：怎么吃也不胖。
夹精夹油：有肥有瘦。
弃界浪当：全部。
饭米掺：饭米粒。

沪语编讲

粥、茶、酒、水也说吃

文 / 叶世荪

上海话中说喝什么东西往往都说吃：吃酒、吃汤、吃粥、吃茶叶茶、吃白开水等。拿“吃”当“喝”用是符合古人语言习惯的。

现代普通话中，喫是吃的繁体字。其实，吃和喫在古代是同时使用的两个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这两个字的注释分别是：“吃，口蹇难也”；“喫，食也”。也就是说，当时的吃，只是用来形容说话结巴，而非进食。《史记·韩非传》：“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史记·张

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而喫，既可表示现在吃字的意思，也可表示喝的意思。《玉篇》：“喫，啖也”；《正韵》：“喫，饮也”。

看看古人应用的实例：唐代杜甫《送李校书诗》：“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喫。”《水浒·十六》：“你们不得酒家言语，胡乱便要买酒喫，好大胆！”《西游记·三十一》：“故此先来望你一望，求钟茶喫。”在元明时期，吃已作为喫字的俗写使用，但其依然可以表示

喝的意思。元代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有句台词：“他无我两个，茶也不吃，饭也不吃。”元代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也有这样的对话：“咱们今日筵席吃了多少酒？吃了二两银的酒。”“到那里咱们吃几盏酒解渴……吃几盏酒便过去。”明代郎瑛撰写的文言笔记小说集《七修类稿·事物》记载：“女子受聘，谓之吃茶。”

可见，上海人说吃酒、吃茶，也是上海话传承古汉语的佐证。

老里八早

牛奶棚

文 / 陈奇

前两天，走过小木桥路，忽然发现，长久没看到个“牛奶棚”又出来了，让我马上回想到小辰光关于“牛奶棚”个日脚。

我过去就住辣小木桥路旁边个日晖六村，伊个辰光，小木桥路上有好几家属于牛奶公司个养牛场。小伙伴们都把把这些养牛场称为“牛奶棚”。我5、6岁个辰光，最喜欢做个事体，就是到家门口个“牛奶棚”前，透过竹篱笆看工人挤牛奶。由于挤牛奶个辰光一般是中午前后，所以为了看挤牛奶，我不得不顶着火辣辣个大大太阳，看得满头大汗，甚至身上长出了“热疖头”。阿拉爷娘就命令，不要辣辣大热天个辰光去，但看挤牛奶个吸引力，远远超过爷娘对我个训斥个威力。讲真个，伊个辰光，看到白花花的牛奶随着工人师傅有节奏个挤压，哗哗地流出来，一歇歇就装满一桶，让我莫名兴奋。还有，看到那些黑白相间个奶牛，悠闲地在空地上，在大棚里摇头摆尾吃着胡萝卜、南瓜、西瓜等瓜果蔬菜，也让我眼红。

上小学后，与我一起到“牛奶棚”看奶牛个小伙伴多了几个人。人多胆壮，仅仅看挤奶工挤奶就不能让我们满足了。于是，乘“牛奶棚”工人休息，几个小学生依托我一下屁股，我拉伊一把头颈，翻过充当围墙个竹篱笆，溜进“牛奶棚”，快步走到奶牛旁边，一边张嘴凑上去，一般学着挤奶工个动作挤压，不料一股白花花牛奶猛地喷在我们头上、脸上，几个人全都极为狼狈。虽然新鲜牛奶有

一股腥燥气，但却让几个小伙伴非常兴奋。一个小伙伴成功用嘴接住了喷涌出来个牛奶，灌了好几口。结果，回家以后，肚子痛了好几天，吃了不少苦头。

其实，直接从奶牛身上挤出来个牛奶与那些牛奶公司出售个瓶装鲜奶是完全不同个，那些瓶装鲜奶全都经过消毒和加工，而直接从奶牛乳房里挤出来个牛奶往往带有病菌，非常不卫生。喝了很容易生病闹肚子。

挤出来个鲜牛奶不能再喝了，但很快我们又找到新“猎物”。这些奶牛吃个南瓜、西瓜、胡萝卜在我们看来也算是难得吃到个美味，很是眼馋。于是，几个人小伙伴开始动脑筋想办法从奶牛嘴下“抢食”，居然很是得手了几次。在大热天个下午，几个小伙伴一起啃着西瓜和胡萝卜，感觉很有意思。有一天，正当小胖子开心地把瓜果从墙篱笆内向外扔时，一声大吼，跳出一个大块头工作人员，一把捉牢。虽然阿拉几个一哄而散逃脱了，但小胖子被爷娘一顿教训后做了“叛徒”。阿拉几个当然也免不了了一场皮肉之苦。“牛口夺食”个行动也就戛然而止了。

等到我上中学时，几家“牛奶棚”先后搬去了郊区。如今再次看到牛奶棚，儿时个记忆不由浮现心头，而喝牛奶、吃蛋糕也已经不再是奢望，变得稀松平常。

“香蕉苹果马铃薯”是啥物事？

文 / 畸笔叟

儿时很多游戏里有很多约定俗成个词语。现在想想还是蛮好白相个。辣辣白相睨游戏个辰光，阿拉讲个侬是上海闲话。因为睨眼游戏已经辣辣上海存在百余年了，里向难免有交关“洋泾浜”词语。更好白相是个，经过小朋友们百余年间个口口相传，有些词语竟然“拷贝大走样”了，比如那个名叫“香蕉苹果马铃薯”个游戏。

先来讲讲其他儿童游戏。首先是“吃弹簧屁股”。这是当时儿童游戏中对输者及赖皮者个常用惩罚。两人或多人将其仰面四肢抬起后再落到地上，如是者十数次方肯罢手。因屁股歇歇着地，歇歇不着

地，故称“请伊吃弹簧屁股”。更早叫“排三合（音元）土”，取其动作像“打夯”。三合土即混凝土，“排”有拉扯意。老底子沪上称“摔跤”为“排摔跤”。

其次是“拷浜”。“拷浜”本是一种捉鱼个笨办法：将小河浜两端各筑一条土坝，再将其间河水往出舀，最终俘获泥浆里个鱼。后来，城市内涝导致底层房屋进水，居民用木板砖块等物拦住门口，再往外舀水，亦称“拷浜”。每当此时，家里个小朋友也是非常卖力个。30年前，上海市区每逢大雨需拷浜个家庭超过1万户。

第三是“泻泻扶梯”。“泻泻扶梯”几乎人人儿时都玩过，而且几乎没有不喜欢个。玩起来往往是刚滑下来就反转身来又爬上去，

根本停不下来。家长拉也拉不走。但是，你还记得上海话怎么叫吗？不叫滑滑梯，而叫“泻泻扶梯”。“我要白相泻泻（音：吓）扶梯！”人像瀑布一样泻下来，爽！

最后就是名叫“香蕉苹果马铃薯”个儿童游戏。据说这个游戏学自当年沪上外国小朋友，游戏过程相当简单：两个小孩拉手撑起如门，其他孩子鱼贯穿过，手放下扣住门内孩子。一边钻，一边嘴里还要唱“香蕉苹果马铃薯”。

辣辣很长一段辰光里，我一直不明白“香蕉、苹果、马铃薯”睨三样东西放辣一道是啥意思。直到后来学了英文，才晓得这个游戏里个原版歌词应该是“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这才叫“神翻译”。